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肖克凡卷

MEI

美

肖克凡
◎著

LI

丽

HUA

花



HUAN

环



- ◎美丽花环
- ◎远山沉没
- ◎冬季生活
- ◎孤岛史
- ◎孩儿滩秋景
- ◎罗薇的峡谷
- ◎遥远的巴拿马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非外借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肖克凡卷

美丽花环

肖克凡
◎ 著

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花环 / 肖克凡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20.3

(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·肖克凡卷)

ISBN 978-7-5205-1652-5

I. ①美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61547 号

责任编辑:蔡晓欧 薛未未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100142

电 话: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010-81136655

印 装: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20×1020 1/16

印 张:23.5 字数:316 千字

版 次:202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6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
目 录

远山沉没

1

冬季生活

54

孤岛史

113

孩儿滩秋景

166

罗薇的峡谷

214

遥远的巴拿马

270

美丽花环

323

远山沉没

一

开山炮声隆隆响起的时候，正是王青山睡眠的黄金时刻。他的人生美梦往往出现在凌晨时分，尤其是那些与灵秀有关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梦境。

梦中，常常是他背负着灵秀攀上高山。灵秀的乳房紧紧贴在脊背上，令他脚步踉跄。远山朦胧，总也攀不到峰顶。梦中的王青山气喘吁吁，不畏山高路陡。灵秀默默不语，任他背负着。天色似乎很是昏暗，总也找不到上山的道路。他心里阵阵起急，就急醒了。急醒的青山每人大汗淋漓。是啊，灵秀是他梦中的女人。灵秀其实是木生的妻子。木生是青山的铁杆朋友。这真是一件毫无办法的事情。

朋友的妻，不可欺。在火镇，这是一句至理名言。

木生起初是一个石匠。进入九十年代之后，木生又被人们称为采石的技师。方圆百里，似乎木生生来就与石头有缘。

王青山呢，不是石匠也不是技师，他什么都不是。火镇地处青峰山谷，人们世代代靠山吃饭。王青山常常背着猎枪独自进山，又常常背着猎枪独自出山，有时就两手空空。人们说王青山是一个猎人，他就自嘲地说自己根本算不上猎人。放眼百里青峰山，飞禽尚存，走兽却几乎

绝迹。如今这般，哪里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猎人呢？大概不会有猎人了。他说这话时脸上总有几分英雄末路的表情。他不愿承认自己是猎人恰恰说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猎人。他家的墙上，挂着三支猎枪，宛若一部青峰山狩猎史。就这样，他成了一个生不逢时毫无用武之地的男人，显出游手好闲的样子。

尽管这样，在火镇他还是颇有名声的。他的崇拜者首推韩小根，这个王青山的追星族高中毕业在家赋闲，整天跑到青峰山里转来转去，充满对狩猎生活的向往。韩小根坚信，方圆百里只有王青山称得上真正的猎户。喝过墨水的韩小根很有思想，他认为天下行当七十二，猎人行当的最大魅力就在于顶风冒雪披荆斩棘，挺起胸膛直接向大自然索取。猎人捕猎比之农夫种田，拥有更为阳刚的搏战意味。韩小根弄来一支破旧的火枪，天天趴在大杨树下练习瞄准，心中充满憧憬。渐渐地，韩小根竟然有些走火入魔了。

木生则很忙。重点工程一炮打响，他扛起铺盖就到水库工地参加建设去了。只剩下灵秀一人在家。木生有技术，凿炮眼填炸药，开山破石堪称一绝。而王青山却无所事事，成了火镇最后的守卫者。

凌晨时分王青山醒来了，魁梧的身躯躺在炕上，很像是住在水浒客店里的一条大汉。墙上挂着三支猎枪。只有清清楚楚看到这三支猎枪，他才承认自己真的醒了。醒了的王青山立即感到百无聊赖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吸烟。连吸三支，跟墙上的猎枪的数目一样。

其实王青山不是被远处的开山炮声给惊醒的。他似乎惊醒于一个梦境。醒来的一瞬间，他却将那个梦境忘得一干二净。那一定是一个可怕的噩梦，醒来浑身已被汗水透湿。他猜想，那个被遗忘的梦境肯定与灵秀有关，否则他不会惊出一身透汗。这时，他感到屋里的空气一阵膨胀。随之产生的异样感觉使他认定远处的水库工地正在进行最后的爆破。他想到开凿炮眼的石匠木生。想到木生，他心头又是一阵愧疚。自己在梦中背负着灵秀攀山越岭，其实就是对做爱的企盼。每逢醒来都觉

得这是对朋友的最大不忠。王青山一次次在心中谴责自己，又一次次热盼梦境的降临。更有甚时，他期望梦境成为现实——灵秀成为自己的媳妇。

这真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。

正是不凉不热的天气，穿起衣裳他从墙上摘下猎枪，一支接一支擦拭着，做到一尘不染。这三支猎枪，一支是祖父留下来的，一支是父亲留下来的，最后一支才是他自己添置的。擦拭了猎枪，他出屋子去看望站在院里的黑龙。黑龙是一只石头大狗。自从那只名叫黑龙的猎犬无疾而终，他就成了一个魂不守舍的人。只有木生懂得他的心，上山选了一块上等石料，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，终于雕出这只惟妙惟肖的石头大狗。木生真是一个巧夺天工的石匠，谁看了这只石狗，都说黑龙死而复生。从此，石头雕成的黑龙就矗立在他的生活之中。有时睡到半夜，他甚至能够听到院子里响起黑龙的吠声。木生惊人的石雕技艺，使王青山与爱犬黑龙永远得以团聚。因此，他与木生愈发成为形影不离的铁杆朋友。

摸了摸石狗，他走出院子来到镇里的大杨树下。晨曦之中的小镇名叫火镇。若明若暗之间，王青山眺望着远处青峰山主峰。是啊，一切都不会长久了。青峰山水库一旦建成，地处青峰山腹地的火镇就会被那一派大水所淹没，万劫不复。伸手摸一摸大杨树，王青山打了一个冷战。

这株大杨树已经死了。

王青山知道火镇的死亡已经开始。但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首先死亡的竟然是小镇的元首——大杨树。面对死亡他并不甘心，仄身耸肩，用力朝树干一撞，大杨树的枯叶哗哗落下。这声音使人想起满地碎纸。

眼前的一切，果然被那位盲眼老者一语言中。

四年前的春天，一位行踪不定的盲翁来到大杨树下，打坐三日。火镇的人们远远看着，以为树下蹲了一块喘气的石头。一群妇女叽叽喳喳围在树下，争着向盲眼老者求签问卦。

最后才轮到灵秀问卦。女人们算卦，询问的往往都是家庭的温饱、丈夫的前程。女人们呢就以为灵秀一定会请盲翁算一算何时能够喜得贵子。因为灵秀嫁给木生两年了，未见有孕。论身材论相貌灵秀并不属于十分出众的女子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即使人山人海，男人们的目光却总是一眼就能看到灵秀。王青山觉得灵秀身上似乎能够放出光芒，照亮男人的心田。

盲翁问灵秀为谁算卦。灵秀想了想，请盲眼老者占一占火镇的前程。

人们惊得面面相觑，偌大的火镇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还从来没有谁为了这座古老的镇子求签问卦。

是啊，火镇的前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？

盲翁面静如水。你们这个镇子名叫火镇呀？你们这个镇子为什么要叫火镇呢？天啊！大水就要淹没大火啦。

灵秀说，大水真的要淹没大火？

盲翁摸了摸灵秀的前额，苦苦一笑说，大水必定要淹没大火啊。

灵秀眨了眨大眼睛，落下几滴清泪。

盲翁果然是个天外高士，一语道破火镇的命运。后来就传来了修建水库的消息。地处库区的火镇，被划入搬迁范围，迟早也要落入水底而成了永远的龙宫。

大杨树似乎也不愿沦为一株水草，趁着还是旱地，它竟抢先而死。

此时，王青山觉得自己就要变成一块喘气的石头了。他起身离开大杨树下，信步朝着灵秀的院子走去。

灵秀是镇上的小学教师。她家的院门上挂着一块大匾：模范园丁。他走到匾下，抬起头来定定看着这四个大字。这世上凡是与灵秀有关的事物，他都爱看。当然，有时只能是偷看。每次偷看灵秀的时候，他的心儿都是咚咚跳得山响。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童子之身。

定定看着灵秀门上的大匾，突然听到一阵哗哗的水声，这令他感到

惊讶。火镇毕竟地处山区，属于缺水的地方。偶尔听到叮咚水声，也不过是青山深处的一眼山泉而已。既然听到哗哗水声，王青山好奇之心萌动，俯身凑到门前，顺着门缝儿朝院内窥视。

院门紧锁。一条绳子扯起一张床单，仿佛形成一面布墙。灵秀赤着上身站在里面，下身只穿了一条白色裤头。她正在哗哗洗上身，那两只丰满的乳房不停地跳跃着，白灿灿地耀眼。灵秀尽情地洗着，扯在身旁的床单根本不能遮挡女人的风景。门外的他目光定定看着晨光里赤身裸体的灵秀，只觉得浑身的血液已经凝结，呼吸渐渐变得黏稠，双腿阵阵发软。有生以来，首次看到白光耀眼的女人胴体，又恰恰是灵秀。他痴痴看着，忘记了世间的一切。

晨沐之中的灵秀根本不知门外有人偷窥，她擦拭着自己的乳房。

王青山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。

远处传来开山的炮声很是沉闷。院里哗地又是一声水响，那水花好似溅在他的心头。他踉踉跄跄离开灵秀的院门，朝远处走去。一阵眩晕袭来，世界在眼前跳动不止，空气也随之震荡起来。幻觉主宰着他，哗哗水响猛然变成滔滔水啸。天河决堤，洪水泛滥，世界蓦然变小——最后只剩下脚下一块旱地。他摇摇晃晃，跌落在水中。

火镇的黎明静悄悄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吱扭一声，晨沐之后的灵秀打开院门走了出来。看到面前躺着一个男人，她啊地大叫一声，吓得跑了回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似乎已经镇定下来了，小心翼翼走出院门，蹲下身子看了看，认出躺在地上的男人是王青山。她伸手摸了摸王青山的额头，滚烫。滚烫就好，要是冰凉那就糟了。她弯下腰肢张开双臂，使足力气要将王青山抱起来。抱不动。一个纤细的女子怎么能够抱起一个粗壮的男人呢？灵秀也觉出自己有些不自量力，抬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小步一串跑到广播站去了。

灵秀除了教书，还是火镇广播站的播音员。只是火镇的喇叭哑了，

人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。

打开麦克风，她气喘吁吁告诉火镇的人们，王青山病了，倒在当街，要赶早送他去县立医院抢救。之后她又说，镇委会前天发下去的动迁情况调查表，三天之内必须交上来，过期不候。各家各户随时都要做好搬迁的准备。

火镇上的运输专业户小磊，开来了新买的卡车，韩小根背起王青山。人们送他去县立医院。山路颠簸，车上王青山不断地呻吟。大家静静听着。

石头。狗。猎枪。灵秀……

这四个词汇似乎就是王青山生活的全部内容。

听着王青山昏迷之中一次又一次呼唤自己的名字，灵秀腾地红了脸。

此时谁也不会知道，随着开山炮声的轰响，二十八岁的灵秀即将成为火镇最为年轻的寡妇。而王青山患的则是一种无名的眩晕症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他的耳边总是响起滔滔水声，日夜不绝。他告诉医生自己患的是晕水症。医生不以为然，要求他全日卧床。他在县立医院住了一个月，医生们对他的眩晕症束手无策，只能将他转到省城的中心医院治疗。

省城的中心医院名医成群，王青山的无名眩晕立即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。他住的病房，窗外就是那条横穿省城的河流。他终日卧床，总觉得窗外那条河流的水声，滔滔不绝于耳。这自然加重了他的病情。他每天都要告诉查床的主治医生，自己的病因与窗外那条河流有关。主治医生认为王青山一定是对治疗丧失了信心，表现出明显的焦灼心理。面对这种患者，医生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他口服镇静剂，使他的身心松弛下来。王青山却告诉主治医生，家乡的山里有一种猛兽，名字叫獠。方圆百里几十年，几乎没人见过獠的真颜。猎人越来越少，獠也就越来越少。如今几乎没有猎人了，獠也即将灭绝了。他问主治医生是不是也想

见到猊这种猛兽。医生觉得好笑，回家查了查《新华字典》，发现猊根本就不是动物，“猊”是老虎吃人之前所发出的声音。

捧着《新华字典》的主治医生感到一阵恐惧。他意识到自己遇见了一个罕见的病例。面对这样的患者，任何一位医生的内心都会感到无可奈何。

查房的时候，王青山又对主治医生说，如今青峰山区，仅剩最后一只雄猊。一只雄猊怎能繁殖呢？所以说这种猛兽终究会灭绝。要是谁有缘见到猊，那真是今生的造化了。

说罢，王青山流下眼泪。

主治医生摇了摇头，说这是心病，毫无办法。

日子流水似的过去了。卧床不起的王青山静静地躺着，他曾经讲给主治医生的那些关于猊的故事，则再也没有提起。有些话题，往往是不可重复了。

二

木生是被一块横空出世的飞石击中后脑而当场气绝的。这是水库工地的最后一次爆破，之后技师木生就可以功成身退了。据目击者说，木生撤入安全区域，按说是不该出事的。那一块呼啸而来的飞石击中木生的头颅，顿时血肉模糊。

人们惋惜地说，方圆百里再也没有木生这样的石匠了。

青峰水库虽然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，但唯心主义猖獗。看相占卦，成了人们日常娱乐的主要内容。木生丧命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在筑坝工地引起强烈反响，立即有人暗中推八卦演六爻，判断木生的死因。

有消息说，木生的死亡纯属天意。这位天才的石匠自从成了炸山专家，就受到了上天的注目。这次修建水库，削山平壑，迁村流人，惊动山妖，有违天道。上天伐罪，选中木生。那块击中木生的石头，正是山

妖附体，木生罹难，也就在劫难逃了。依照这个逻辑，木生以自己的生命替代了众人的罪孽。他死得其所。

灵秀见到尸体的时候，刚刚经过整容。木生看上去很安详，脸色尚好。水库建设指挥部的领导们紧紧握住她的手，宣布林木生同志被迫认为“水库英雄”。关于后事，灵秀没有提出任何要求。水库建设指挥部决定将木生的遗体埋葬在青峰山主峰。根据水库设计的容量，日后水库蓄容达到最高水位，远山沉没，大水浩荡，也不会淹没青峰山的主峰。那时青峰山的主峰就会成为水库之中的一个岛屿。这个岛屿将被命名为青峰岛。

灵秀同意将木生葬在青峰岛。一个石匠，就这样回归了大自然。下葬的那天飘着毛毛细雨，一行人攀上青峰山，将木生葬埋。之后，大家在墓前立了一块青石墓碑。墓碑上写的是：青峰水库建设英雄林木生之墓。

灵秀没哭，她在墓碑旁边栽下了一棵小小的柏树。

她等待着水库的落成。

不知为什么，灵秀渐渐有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。她总觉得浩浩荡荡的青峰水库，是自己用丈夫的生命兑换的。木生离她而去，水库却朝她走来。水库与木生不可兼得，二者之中她只能得其一。这就是命。

火镇搬迁的那天，木生墓前的那株柏树，悄悄吐出新芽。灵秀独自攀上青峰山，悄然落泪。墓前她告诉亡夫，火镇的人们就要搬到新镇去了，那里的新居一排排的，远远看着很像是沙盘里的模型。生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，没了山，却来了水。山民离开山地，山峰变成岛屿。对于水，人们一无所知。世界变得面目全非。灵秀静静坐在墓前，焚烧纸钱。太阳落山，她起身摸了摸木生的墓碑，仿佛摸到亡夫的脸颊。她知道，水库蓄容之后只能乘船前来扫墓。木生也就成了岛国的居民。此时，她终于懂得了水在今后的生活之中意味着什么。水，首先成了疆界，把过去与将来划分开了。

回到火镇，她响应搬迁的号召，早早搬家。新镇在高处，离火镇二十里。新居很好，只是没了那个石匠。安顿妥帖，她又着手为住在省城医院的王青山搬家。她在登记表上签字，成了他的搬迁代理人。走进那座单身男子的小院，灵秀首先嗅到一股深山老林的气息。她知道这就是王青山。

墙上挂着三支老式猎枪，角落里悬着几张动物的皮毛。她看了看，最大的动物也只不过是狍子而已。后来，她又在皮毛里发现了一张狐狸的。之后她又在柜子里找到一个本子，将物品逐一造册登记。她有条不紊乐此不疲，很像一位博物馆的馆员整理着馆藏。时光悄悄流淌过去，她怦然心动，觉得自己走进了王青山的生活深处。

王青山的家当简朴得令她惊异。他只有三只碗、一双筷子，当然还有一口做饭的铁锅。应当说王青山属于大山，那些捕猎用的夹子、绳索等等器具，足以证明主人的身份。尽管火镇的户籍里早就没了猎户一说。

王青山的心思，灵秀都知道。一连拾掇了三天，屋子里的东西总算整理出一个眉目。灵秀自言自语说，我也快成了一个猎人啦。这时候她在一个空白的笔记本里看到了两个字：灵秀。翻了几页，她又看到一个字：獠。她知道这是王青山写的。但是她判断不出是什么时候写的。坐在长凳上她觉得有些疲累，就将那三支猎枪搂在怀里，歇着。

小磊来了。这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小伙子。

她没有察觉，搂着猎枪她睡着了。猎枪是一种阳气十足的兵器。

看到她将猎枪搂在怀里，鳏夫小磊就想将寡妇灵秀也搂在怀里。他小心翼翼坐在她的身旁，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。灵秀被惊醒了。

张开双臂，小磊去搂灵秀。她身子一闪却将那三支猎枪推到他怀里说，当心猎枪走火啊。

小磊只得将三支猎枪搂在怀里。这猎枪，沉甸甸地透着寒气。小磊动情地对灵秀说，咱们应当在一起过好日子啦。有山的时候咱们靠山，

有水了咱们靠水。歌曲里早就唱了，万水千山总是情。

灵秀不与小磊对视，她走到院子里大声说，小磊呀，青山哥的这只石头狗一定要用棉被包裹起来，这样，运输的时候就不至于磕磕碰碰的了。这只大狗可伤不得，它是青山哥的性命。

小磊走过来摸了摸黑龙说，这石狗还是木生的遗作呢。木生是一位石雕艺术家。可惜，他生前被埋没了。

听了这话，灵秀不言不语。

选了一个好日子，灵秀让小磊开来小卡车，动手替青山搬家。当小卡车载着青山的全部家当驶上公路的时候，火镇便成了一座杳无人迹的死镇。有消息说，青峰水库全面竣工，不出十天，大水即将淹没火镇。

青山的新居是三间红砖北房，坐落在新镇的小高地上。人们知道青山患病住在省城中心医院，都来帮助灵秀替王青山拾掇屋子。她仿佛成了这里的主妇，连声朝大家说着谢谢。几个小伙子吆喝着，将石狗黑龙立在院里。灵秀告诉大家，一切都要按照原来的位置摆放，一丝一毫也不要改样。只有这样，青山才能顺顺当当找到自己的新居。

小磊不解地说，王青山根本没死，你怎么就为他招魂啊？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韩小根影子似的出现在院子里。他大步咚咚走到屋里，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三支猎枪，放心地喘了一口气。灵秀不知小根到这里来干什么。小根告诉她说，这里的所有物品一定要好好保护，将来这座院子肯定会成为王青山故居纪念馆的。

小磊说，小根，你怎么也把青山当成已故的人物来对待呢？这很不吉利啊。

韩小根大声说，在我眼里，青山哥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

收拾停当，灵秀让小磊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炮，说是要崩一崩煞气。之后，她对小磊说，咱们该去省城看一看青山啦。

对久居火镇的人们来说，省城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。

小磊对灵秀说，我看咱们还是等待水库蓄水以后再去省城吧，我想

亲眼看一看火镇被大水淹没时候的情形。人活一辈子，这种景致恐怕没有第二回了。到时候，我要站到高处去看。哗啦哗啦的大水啊，那一定惊心动魄。

灵秀自言自语说，水库一旦蓄水，木生可就住在小岛上了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见过小岛是什么样子呢。

小磊说，别愁，到时候将汽车换成汽船，不就行了吗？

天啊，你怎么会想到汽船呢？我想到的只是帆船。这人的心思啊，真是无边无际。灵秀惊喜地注视着小磊。

小磊得意地说，既然来了大水，咱们就得懂得追随潮流，是吧？

三

一天清早，王青山躺在病床上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小鸟啁啾，仿佛一股清爽的春风吹入心田。在嘈杂的都市里听到鸟语，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喜。

起身推开窗子，却怎么也看不到小鸟的踪影。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。虽然没有看到小鸟，却明明听到了鸟叫。足矣。离开窗前回到床前，他猛然觉得心清目明。世界，变成一块风平浪静的甲板。他不由摸了摸额头，眩晕的感觉荡然而去。纠缠他一年之久的顽症，一下子没了踪影，他兴奋得恨不能生出双翅飞回青峰山。

今天真是一个黄道吉日，我大病痊愈了。

既然大病痊愈，我就立即出院回家。想到这里，他开始收拾行装。住院一年间，他居然拥有了几件家当。譬如说袖珍收录机，譬如说二十四倍望远镜，譬如说电动剃须刀。住院一年间，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多年收藏的那些动物皮毛，也只剩下一件狐狸皮。眩晕症使王青山成了一个穷人。

邻床病友的半导体里正在播报本省新闻，他无意之中听到青峰水库